

語言政策的意識型態

與弔詭的文化認同

語言不只有其工具性功能，更有文化認同與存有的本體價值

王秋絨

前些日子從台灣對母語及外語政策的討論，看到很多教育專業決策並沒有受到合理化的政治支援，反而受到不當的政治意識型態介入，使台灣的語言政策陷入非專業決策的文化失落危機之中，主政者卻洋洋得意地高舉本土意識的大旗，吶喊文化主體性的勝利。

首先是拼音政策違反全球化趨勢，固守本土意識型態，與台灣走出去的文化意識相違背。接著眾家的母語從非正式學習躍居正式課程，不但使學童霧灑灑地陷溺在繁雜的語言課程負擔中，更模糊了國家統一語言政策的溝通機制。在多元文化發展中，固然可居於保護少數族群文化的觀點，多利用各縣市「文史工作室」、「家庭教育中心」、「社教館或社教站」提供母語學習機會，並多鼓勵民眾在家裡說母語，但如無限上綱到正規課程，顯然使宜以決定的語言政策硬生生地受到政治型態的扭曲。

此外，高唱「英文」將成為第二外語的政策，更是盲人摸象的行為。因為即使民眾有流利的英文能力，並不能保證一定可以使台灣更國際化或全球化。而在將英文一頭熱地視為第二國語之前，規定小三開始學英文，是否有語言學及語文學的科學論據？證明一個小孩

在九歲時是學外語的最佳時機，且不干擾自己國語的文化價值學習？這種政策決定方式實缺乏「專業科學」的論辯，更遑論對歷史文化開展的「專業判斷」了。有些縣市更大搖「要拼才會贏」的旗幟，提早於小一就學英文，其理何在？

其實，語言政策是文化認同之基，要使台灣具有文化主體性，文化認同可以大於政治認同。政治認同可大唱「台語」為母語，文化認同則可非切掉中華文化的根源不可，如果急著使文化認同等於政治認同，將擁有統一國語的優良情境，切碎到文化失去了適當認同的混亂時代，將戕害文化的主體性。根據考察，舉凡世界有兩種以上國語的國家，都有其歷史不可抗拒的悲劇背景；然而，台灣卻是生來具有統一語言的國家，這可說是台灣歷史的「優勢」，豈可拋棄？而將原有的語言認同及文化主體性不假思索地丟棄之理？

筆者曾到過阿拉伯、英國、德國、法國、希臘等多國統治的馬爾他(Malta)開會，當筆者向導遊問起他們的語言是否受統治國影響時，只聽到導遊足足用二十分鐘以英文榮耀地向我解釋他們語言的獨特性。即使馬爾他百

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必須靠講英文的觀光事業掙錢，但他們仍以保有自己的語言特色為榮，從來沒有想過要把英文當作國語。

筆者也曾對四、五十個國中老師、主任、校長請教「英文是否可以成為第二國語」的看法，請他們提出所主張的觀點，所立基的理由。結果有百分之九十八的人贊成英文要成為第二國語，主要是認為目前旅遊發達，外貿頻繁；百分之二不贊成者，主要是認為國語為文化之本，不可隨便更改。可見贊成者只從語言是一種溝通工具的角度，加以論述，無法再深入從M.Heldigger所謂的語言為「存有之屋」的本質論述。這個調查結果顯示，即使這些攸關文化維護與開展的教育靈魂人物，都主張將英文加入國語行列，怎不令人唏噓文化教育的危機？

依據上述多數人贊成英文成為第二國語的現象，難保那一天在凡事訴諸公投的邏輯下，英文必將成為第二國語，那麼，台灣文化之光已來日不多矣！此種謬誤的語言政策論調，可能引發的文化滅國論，其罪孽恐比任何「論」危害更大。

(本文作者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教系教授)